

· 纪念吉林大学历史学科创建 60 周年 ·

聚合与裂变：当代世界的历史演进

刘德斌

(吉林大学 国际关系研究所, 吉林 长春 130012)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着急剧变化,许多变化都已经超出人们十年或二十年前的预期。一方面,我们看到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使世界各国各地区越来越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人类社会已经真正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正在不断地被削弱或超越;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民族矛盾持续上升,大国博弈重新开始。全球化在经济上“荡平”世界的同时,也带来的传统地缘政治的回归。聚合与裂变同时在塑造着当今世界,世界历史进入了新一轮整合期。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基础正在发生变化,并且正在修正我们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催促我们以新的视角来解读我们曾经熟悉的世界历史。

冷战的终结开启了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新的历程,大国关系在冷战之后也经历了一个积极的变化。在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的 20 年左右的时间里,“合作取代对抗”成为冷战后一段时间内大国关系的基本特征。“9·11”事件更是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大国之间的合作。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东西方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历史性变化,G20 取代 G8,成为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的领导力量。美国 CNN 主持人兼《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利亚认为这是过去 500 年来继西方的崛起、美国的崛起之后的“他者的崛起”,是世界范围内第三次的结构性权力转移。^①法国人朗朗·柯恩-达努奇更是把非西方大国置于能与西方大国分庭抗礼的位置之上,认为“我们将要踏入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经济巨人运用它们实力的方式,取决于西方民主保持它们活力的能力,取决于它们在致力于共同利益方面的凝聚力和影响力。”^②

在大国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同时,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之下经历新一轮聚合与裂变的洗礼。从最近欧债危机中的希腊,到被“阿拉伯之春”波及的中东国家;从美国金融危机梦魇般挥之不去的阴影,到非洲大陆此起彼伏的战乱,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面临着诸如贫富分化、族群分裂、青年失业和与其他国家矛盾加剧等内政或外交问题的困扰,特别是在中东地区和非洲大陆。西方有人把政府失去合法控制和有效治理的国家称之为“失败国家”。很明显,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正在改变各国家和地区的“本土社会”,将其历史积累的矛盾释放出来。在有人认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正在被超越的同时,更多的人发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际上迄今还没有完成现代民族国家构

收稿日期: 2012-07-21

作者简介: 刘德斌, 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世界近现代史、国际关系史。

① [美]法里德·扎卡利亚著, 赵广成、林民旺译 《后美国世界: 大国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代》, 中信出版社 2009 年版。

② [法]朗朗·柯恩-达努奇著, 吴波龙译 《世界是不确定的——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6 页。

建的基本任务，特别是那些 20 世纪才从欧洲列强殖民地中独立出来的新兴国家。笔者认为国家构建依然是这个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的重要任务，并把当今国家划分成“已构建国家”、“再构建国家”和“构建中国家”。^① 已构建国家是最早按照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建立起来的欧美国家。这些国家在近代以来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演变中一直占据优势，但其经济与社会体制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之下也发生了动摇，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就是这些国家制度性危机的初级表现。有些已构建国家虽然在政治上还没有“失败”，但经济上已经濒临破产。再构建国家是古老国家的现代转型，近年来它们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成为最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但环境污染、贫富分化、族群冲突等一系列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中尚没有解决的矛盾和冲突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之下日益明显地显露出来，使再构建国家依然面对诸多历史性挑战。构建中国家即大多数亚非拉国家都是在摆脱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的过程中获得独立国家地位的，经济脆弱，种族和宗教矛盾尖锐，虽经半个多世纪的销蚀与磨合，许多前现代的社会因素依然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在冷战终结，两极格局崩塌，经济全球化渗透到世界每个角落的时候释放出来。今后的路怎么走？每一种国家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每一种国家都在进行历史性的探索。

聚合与裂变的结果是一个多极化与多样性的当代世界的生成。这种多极化与多样性不仅体现在大国力量的分布上，也体现在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价值取向和道路选择上。“历史的终结”曾经是弗朗西斯·福山在冷战终结之时发出的最为广为人知的“预言”，尽管直到今天他依然声称基本立场没有改变，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华盛顿共识”已经失效，西方的发展模式存在弊端，“中国模式”虽然“不可复制”，但世界需要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② 罗朗·柯恩-达努奇则没有福山那么乐观，他认为“‘9·11’事件标志着后冷战时代的终结，随之终结的还有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全球传播，以及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让世界更一体化、更同质化、更加和平的幻境。”^③

经济全球化既促进了当今世界的聚合也催生了裂变，不仅让冷战终结以来，而且让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所塑造的世界基础发生了动摇。世界正在重组，这种重组既要体现当前的大国力量平衡，又要吞噬和消化冷战、二战、一战、帝国主义或殖民化与非殖民化的“苦果”，这是西方学者不愿意点破的一个主题。早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英国历史学家巴拉克拉夫就提出要以一种“全球历史观”来解读世界史，在突破“欧洲中心论”的同时给予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以应有的地位，但这个问题直到 21 世纪初依然没有解决。笔者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全球化理论群的迅速崛起似乎掩盖和超越了半个世纪以来历史学界对‘全球历史观’的不倦探索”。^④ 今天看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还没有成为世界的主角，中国史学家还没具备相应的视野和胆量。今天，中国的史学家应该闪亮登场了！

责任编辑：宋鸥

① 刘德斌 《国家类型的划分——拓展国际安全研究的一种思路》，《国际政治研究》，2012 年第 1 期。

② 陈家刚编 《危机与未来：福山中国讲演录》，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4-19 页。

③ [法] 罗朗·柯恩-达努奇著，吴波龙译 《世界是不确定的——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

④ 刘德斌 《“全球历史观”的困局与机遇》，《史学理论研究》，2005 年第 1 期。